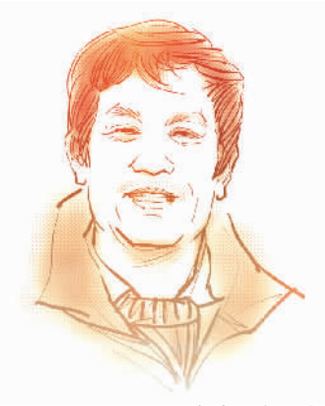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
责编：刘发为 邮箱：rmrblytd@163.com

跳板上的故乡名人

严啸建（英 国）



严啸建 郭红松绘

故乡很小，心中很大。因为那是每个人的生之土壤，育之摇篮。

旅居海外数十年，我走过了世界的一些城市与乡村、大洋与江河；但记忆的储存里最厚重的沉淀，仍还是故乡的那些山水与人情。初夏的一个与寻常无异的暮晚，却不曾想在伦敦，忽如其来一只无形的手，又再次拨动了我心灵深处这根最敏觉的弦。

相逢久仰的故人

5月的周末，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刚搬了家，邀我去新舍一聚。我无意间在他家的书架上，竟觅见了这位友人的父辈所留下的一本旧书——美国作家艾格尼斯·史沫特莱所著的《BATTLE HYMN OF CHINA》（《中国战歌》）。

这书早在40年前我在故乡皖南就见过，当时因不识英文也无法窥其堂奥。今在伦敦再见原版，那份心情如同相逢一位久仰的故人。更让我内心载浮载沉的是，这天恰恰是史沫特莱的忌日。68年前的5月6日，也是在伦敦，史沫特莱因胃切除手术引发并发症而不幸辞世。

那年，她只有58岁。后生看前世，50是短，100也是短，但生命价值并不是用年龄去丈量的。史沫特莱在中国生活了12年，那是她一生中的黄金岁月。其中她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是在我的故乡皖南度过的。我之所以对她有着特别的记忆，是因为在我出生、成长、求学以及工作过的每一处，几乎都能寻觅到她的足迹和身影。

再读史沫特莱写于80年前的著述，文字仍是那么辛辣，犀利，真实而又传神。她在书中对皖南经历有着诸多着墨，今日重温仍还是那么鲜活。摊开泛黄书页，就像铺展一幅乡土风俗画卷。尤其看到“穿越扬子江”一文中数番写到的繁昌荻港，我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那个梅雨小镇，还有垂髫稚子年代的无尽遐想。

跳板上的风雨

抗战报章曾将我的故乡说成是“扬子江的跳板”。其实，故乡人从来不是这么叫的。在长江中下游流域，繁昌一直被称之长江门户、江南跳板。

这条跳板上，有过数不清的大家名士，李白、王维等都留下了浪漫的诗篇；也有过数不清的战争，从而才催育出像史沫特莱《穿越扬子江》这样“一路被追杀，一路有诗酒”的豪迈篇章。

这条跳板上，游击区、国统区、日伪占领区，敌我交据，环境险恶。为了史沫特莱能安全前往重庆，新四军几个月前就开始精心准备。游击队员一百多人沿途蹲守，一路布下眼线。

史沫特莱是幸运的。可她万万没有料到，仅仅一年之隔，震惊中外、惨绝人寰的“皖南事变”爆发。新四军七千余人大部战死，小众被俘。侥幸突围的千余官兵，有过半人数也是从史沫特莱曾走过的这块跳板，潜渡去了江北，为新四军重建留下了血脉。

1983年，我身为一名年轻记者，跟随一个老区慰问团在皖南跑了十余天，经过了荻港、新港、芦南。团里有位已退役的老军长，他指着烟波浩淼、风大浪急的水面说，史沫特莱当年就是从这里渡江去了对岸的白茆州。

同样在故乡的这块跳板上，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8年后打过长江，冲上滩涂的第一舟就是在这段江面登陆。解放军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，而国民党溃不成军，气数殆尽。

躲不开她的目光

我对史沫特莱有初步印象的时候，刚上初中。那年，我跟随父母来到泾县水东镇连虹舒村，毗连万村桃花潭。桃花潭两岸稍为长点年纪的人，还都见过她。叶挺军长曾陪同周恩来、史沫特莱等人，多次乘坐乌篷小船或竹筏出现在青弋江江面上。周恩来在皖南的很多照片，都是史沫特莱在那段时间拍摄的。

史沫特莱雕像 来自网络

位于安徽省繁昌县、铜陵市、南陵县交界处的马仁奇景区 来自网络

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史沫特莱的照片，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那时我被单位临时抽调加入扶贫工作队，派驻革命老区云岭有半年之久。工作队的驻地就是罗里村新四军军部旧址所在地。

军部的建筑，是一个带有典型明清建筑风格的大户老宅，两厢都有好几十套房。据老馆长介绍说，这每一间屋子住过的人都是一本书。他指着靠花圃的一个很简陋的边侧厝房告诉我们，史沫特莱刚来云岭的时候，叶挺和项英特地腾出了这间房给她。

老宅墙上有很多珍贵的照片，每次穿过长廊，我这位小记者都不由自主地对这些大记者默默行上注目礼。有一次晚上停电，我去老馆长住处借玻璃罩煤油灯，正巧过道里的穿堂风拂过，忽明忽暗的灯火映照着墙上的史沫特莱，她那幽邃的眼睛也在看着我。次日白天我还特地去端详了一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，都躲不开她的目光。

生命的跳板

史沫特莱和埃德加·斯诺、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并称为“中国的3S”，她的《伟大的道路》和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是抗战时期在西方颇为轰动的著作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、柯棣华，也正是在史沫特莱的感召下来到中国抗日的最前线。

1949年史沫特莱迁居伦敦，但她梦里都向往着中国，“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已不是中国人”。临终时，她对友人嘱托后事，期盼能将自己的骨灰捎去中国安葬。中国人是讲感情的。1950年中英两国一建交，中国政府立即派人将她移柩北京，并选择在次年的5月6日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，朱德题写了碑铭。

史沫特莱活出了她的生命意义，也活出了少人能及的辉煌。她是为信仰而活，人生对她来说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她的很多著作也都是在漂泊的旅途中完成的。假若说，故乡是人生的跳板，这世界何尝不又是所有生命的跳板。史沫特莱用毕生揭示了人生的真谛：倘若实现了自己血肉灵魂的某些期许，那就是不枉一生。

从这一点而言，她做到了。

故乡的跳板功能早已不再彰显，长江上更是架起了现代化大桥。但我的故乡仍然游人如织。史沫特莱所走过的地方，从泾县云岭、章家渡、桃花潭小河口，到繁昌的中分村、荻港、红花山，还有马仁人字洞、峨溪河畔的繁昌窑，很多都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或是国家著名风景区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在这儿流连忘返。很多兴趣盎然的年轻男女，还要爬到红花山麓的高空桥上，拍张照留下自己青春的倩影。他们一路有歌声，一路有欢笑，不用再像史沫特莱那般在艰困险恶的环境下跋涉，甚而要赔上生命的代价去穿越扬子江了。

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！

（严啸建，旅英作家，安徽繁昌人，著有《英伦汉学家》《苦旅》《小城三作家》《风灯》等作品，曾获马来西亚第三届世界华文小说“花踪奖”。）

最忆是杭州

翁松琦

杭州。一半异乡，一半故乡。背着包漫步在小街巷，清新的雾气扑面而来，却早已酝酿了一番醉意，淡淡的。临街的商铺大都还没开，暗红的格窗，素雅的马头墙沉睡在晨雾中。石板路湿润光滑，脚踩在上面发出轻轻的回响，那种亲切的触感确定自己真实地走在江南的晨光里。

远望葱郁的吴山被飘渺的雾气笼罩着，又像是降入凡间的云。而走上几步便不知不觉到了山脚下，发现这里竟藏着一个集市，特有人间市井烟火之气，却又感觉更像是远离世间纷扰的小村子。而在我的记忆里，杭州的每一个早晨，唤醒自己的一定是那一顿堪称幸福的早餐。咬一口汤汁浓郁的小笼，来一碗清鲜的馄饨，看到饭桌上香甜脆脆的麻球我就很开心……没想到这里尽藏着小时候的味道。煎包煎饺永远要等新鲜出炉的那一盘，热腾腾的片川儿是一碗一碗煮出来的用心。拐角处一条小而僻静的短巷写着‘花生弄’的字样，转头才发现，白墙之间藏着一个比我还小的门，门里窥见一条极窄的巷子，巷子两旁的屋檐下挤满了灯笼。

杭州的灯笼不像北京的宫灯那样庄严齐整地高悬在皇城下，富丽而华贵。你若去看它，它定在那儿，像是凝固在千百年黄瓦红墙的记忆里。你若不看它，它便不会找你。江南的灯笼无处不在，岁月缓慢的流淌里，碧波的倒影里，人家的屋檐下……那摇曳在烟雨中的红灯笼映着小桥流水，当空皓月把江南的诗意婉约、温情脉脉装点得恰到好处。天色将暮，红色的光晕渐次铺陈开去，顺着和风细雨弥散在街市中间，让夜晚喧闹的河坊街不感到喧嚣，反而晕开了江南独有的怀古之幽情，让人顿入悠悠古越岁月。似乎江南所有的晚上总是这样，总是夹杂着一点喜庆，一点说不出的喜悦。

常常想起住在杭州的日子。一觉醒来，喝一碗热气腾腾泛花的咸豆浆，再加一副烧饼裹油条，然后提着水桶和姑老爷上山打水，用作一天沏茶煲汤之水。泉水晶莹甘洌，听说用这泉沏龙井最妙。早春的天空是薄薄的蓝，空气微凉而润湿，半坡竹林，林下有树，树下有石桌凳。拾阶而上，寻一处禅意颇深的寺庙，听泉声淙淙，雨落屋檐，心无尘，让莺啼婉转。夕阳隐入山后，暮色中走在狭长的元宝街，看清一色的石板将华贵铺进雕花宅院……

杭州的雨轻盈若许，绵绵不尽；杭州的水清莹灵动，街边的小河在阳光下绿得茵郁，夜晚也偏要温情地点上灯笼；杭州的酒软糯芬芳，历经数载其味越醇；就连杭州的风，和风中弥散着湿润的水气，让你闻到了西湖，闻到了喜悦的水乡人家，闻到了苏轼笔下若有若无的仙气儿。

昨夜梦回柳浪闻莺，想来夹岸的花又开了……

情奔炼丹湖

吴春富

一点概念都没有，甚至连想象都没有就被朋友带到了炼丹湖。炼丹湖在有皖山之称的天柱山上。

这就是炼丹湖！朋友指着一片浓雾对我说。能见度只有半米，哪见得到呀？炼丹湖于我就是一位披着面纱的羞涩少女，如此说还不太准确，炼丹湖是一位披着盖头的羞涩新娘。

炼丹湖看不清楚，依山傍水，紧贴在炼丹湖边被雾纱罩住的“水天居”还是能看得清的。朋友盛情，陪我夜宿高山平湖的“水天居”。躺在木屋床上，望着源源不断涌进来的雾，感觉自己浸润在湖中，不再像先前那样迷茫与惆怅了。

第二天清晨四点半被朋友喊着去真人峰拍日出，打头天那段木质栈道经过，夜色暗黑，加上走得急促，并未留意湖面雾纱有无揭去，即便留意，我想，清晨的炼丹湖面也还会有薄薄的雾纱。

山上的气候就是奇特，也或许炼丹湖这个羞涩的女子对我有情，她从浓雾缝隙中不经意间看出了我是个有情调的人，让我不虚此行。返回到炼丹湖时，只见湖面清朗，没有了一丝的雾。我惊喜，这情形多像我渴望见一个人，头一抬，这个人就立在我的面前。

我看清了，炼丹湖是个小巧的湖，据说30亩。湖面模样好看，近似于瓜子，应该是湖中的美女。我没有见过天山的“天池”与长白山的“天池”，只知道他们名气比排在第三的高山平湖——炼丹湖大，可论模样，我想炼丹湖一定比她们秀气。

我还看到了，“水天居”对过儿有一高台，上面有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塑像，这人我猜想应该就是东汉时在此炼丹的道士左慈了。由此可见，炼丹湖的名气不仅在于她是高山上的小巧平湖，而且还在于她浸润着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
左慈在此炼丹，此行我在炼丹湖炼什么呢？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。我想，应该炼气定丹田的悟性以及应对人生风云变幻的定性。

湖边有舟，想起来了，头天来的时候，被浓雾包围，有些烦恼，却听湖中有人哎嘿哟哎嘿哟地兴奋呐喊，他们泛舟湖上，在浓雾里划桨，心情快活自然与平时不一样。

他们应该是看到了并且抚摸到了炼丹湖的脸蛋，浓雾就像乳汁，炼丹湖被浸泡在乳汁之中，脸蛋娇嫩不难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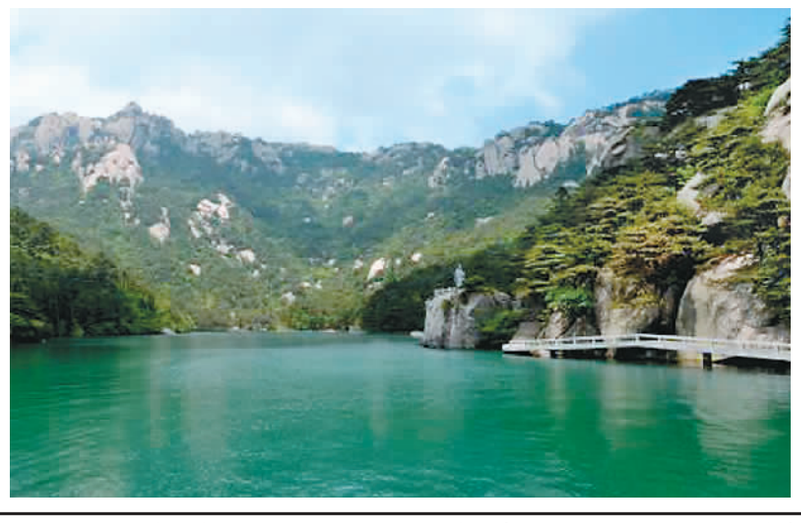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到了无风时的炼丹湖模样。有风时的炼丹湖啥样，我想象，风刮动，波纹一圈一圈，炼丹湖就像美少女的手箩一样。

三面山体皆绿松覆盖，平顺得像毯子。松树颜色染绿湖水，炼丹湖从空间上看，像睡在摇篮里身着绿裙的俊俏女娃。

一边山体上方有一个巨鳄伏着身子瞪着圆眼睛在伸着长嘴巴。别的人不一定留意到，或许留意到了不一定能像我一样的想象。如果把炼丹湖比作阿妹的话，那么边上就有一个阿哥在痴情相守，防备炼丹湖被冒犯。

到天柱山玩，只玩了个炼丹湖，此行只能算是情奔炼丹湖。

下图：炼丹湖 **来自网络**



瑶池马湖

川 湄

看图片，马湖不是一泓水，是一块碧玉；看镜头，马湖不是一块凝脂似的琥珀，而是烟雾苍茫的一方静水。

抵达四川凉山马湖边三面环山的小镇，车子停在马湖朋友家院子里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窥见马湖的一丝眼神，而灵魂深处的马湖已是呼之欲出，光芒万丈了。

马湖在我心上沉睡已久。走过万水千山，我终于将拥有一个真切动人的马湖。

马湖湖面开阔，整体上随两岸的山而逶迤流转。太阳下，它有静水深流的碧波之纯净；晨昏间，它有浓情蜜意的云雾之丰满。马湖的湖光山色，日夜变幻无穷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这是我的心、我的眼、我的皮肤所触摸的马湖。对于美丽的马湖，除了感受内心潜滋暗长的爱，除了耽于爱而消磨的时光，还有什么好说？

在马湖广大湖面和森林里，一个人的幸福是无法言传的，到处都是美景。

山外的人爱马湖，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机缘，你只需要怀着所有的幻想，来到马湖边，看马湖它湖水变幻，看马湖人悠然消夏。在湖水里游得尽兴了，爬上岸来，你会被招呼进林中空地喝酒吃肉。朋友的彝人大家族，男女老少几十人围坐在烤炉边，烧烤玉米、土豆、鸡肉、羊肉和牛肉。这时候，手机音乐响起来，彝族火把节的音乐，原生态的《留客歌》，在马湖如同夏日蝉声，随时会破空而来。

马湖多情的湖水、幽暗的森林、美丽的朝霞和浓雾，并不见得比马湖边上的人情更让我留恋。也许这样对比是没有道理的，自然而然来到我心里的想法，我不能主观地用任何生活哲学去抹掉它。感情生活中有一切的生活哲学。在马湖这令我失去常规意识的超然出尘之地，我有一些很自我的私藏，比如马湖特产舌尖上的美味“西施莼”。

马湖不用语言，用它的纯美告诉我，最理想的生活，就是这种大自然所暗示给我们的生活：无畏的生命，在无尽地生长。马湖有天籁种种：流水潺潺，夏蝉如歌，鸟鸣啾啾，友人絮语。像山风吹动野草一般，马湖森林和湖水中交响乐一般丰厚的夏之声响，把我心里久久压抑着的灵性、柔软和欢乐，轻轻地唤醒。

马湖的清凉之光，马湖藏着蘑菇之类奇珍的森林，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和孩子们一起欢笑，似乎拂掉了天地间的尘埃。我可以像白马一样纵身跃入马湖，让马湖的清波，冲刷掉眼里的尘埃，也带走心上的尘埃。马湖三日，我去过三次海滨浴场，经历过两场马湖的洗礼，纵情畅游于马湖的无忧之水。

马湖给了我遗忘的能力，遗忘我对于尘世幸福的渴求，遗忘求而不得的痛苦。得到太多的人，才会渴求更多，过分渴求幸福是不对的。失去太多的人，又会产生恐惧，而恐惧又会使我们失去更多，失去感受美好的能力。宠辱皆忘，这四个字，应该就是智慧者的处世之道。忘我，这两个字，则应该是最高智慧者的处世之道。

一帖水墨路三千，马湖归来不看湖。

上图：马湖风光 **来自网络**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